

香港傳真

(香港) 桑尼研究有限公司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10-32

2010年7月6日

點點滴滴憶啟老

特約撰稿人 莊壽倉

有兩本書是我常置案頭：一是侯剛先生著的《啟功》，由文物出版社發行；另一本是趙仁珪、章景懷整理的《啟功口述歷史》，由北師大出版社發行。閒時便讀，信手翻開任一篇章，百讀不厭，越讀越有滋味，越讀越感到啟老的音猶在耳，笑貌依然。就我所知有關他的往事軼聞，件件浮現在眼前，不吐不快，不寫在紙上不足以表達對啟老的道德文章的崇敬之心，不足以抒發身受啟老諄諄教誨的感激之情。

結識啟老

啟功先生是我國的大學問家、大書法家。自 1950 年代聞其大名以來，便仰慕至今。

認識啟老，已是“史無前例”以後了。那時的接觸，無論是拜

望、餐聚、賀年或敬求墨寶，目的都在於聆聽老人講學問，談往事。啟老的學問浩若瀚海，無論是四書五經，文史子集，還是書法繪畫，他無所不曉，無一不精。

老人家的記憶力更是驚人，80多歲的老人，別說是唐詩宋詞，連三字經、千字文都能隨口背誦。

有次與啟老小聚，談到1930年代的畫壇名家，有“南張北溥”之說。“北溥”，即皇室宗親溥心畬先生，是啟老的前輩，以繪畫聞名於世。而那天啟老談的是詩，說溥心畬論詩，是崇尚康熙皇帝講究空靈。說著說著，便吟起了溥的“空靈體”“落葉”：“昔日千門萬戶開，愁聞落葉下金臺……”一口氣背了兩首，笑說“還行，沒有忘記。”老人家的這段背誦，讓在座的晚輩聽傻了。溥心畬並不以詩傳世，這樣一首不相干的70多年前曾經接觸過的詩句，啟老居然能背誦得一字不差，又遑論唐詩宋詞。

聆聽啟老閒談往事，品書論畫，是一種精神享受，猶如品嚐一頓美味的文化大餐，香甜可口，回味無窮。幾個小時過去，輕鬆愉快，總覺得時間太短，渴望著有朝一日能夠與啟老朝夕相處，盡情地聆聽啟老說古道今，神聊天外。

這個期盼終於到來。

海外尋寶

1996年秋，在智健先生的安排下，由我伴隨啟老一行四人訪問美、英、法著名博物館。另三位是：博學大師王世襄老人和中國工程院院士、古建專家傅熹年先生及夫人李良娛，還有章景懷兄，啟老的內侄。

這一意想不到的旅行，令我大開眼界，大長知識，終身難忘。我們於九月上旬從香港直飛紐約。那時啟老已年過80，行動

雖還可以，但畢竟上了年紀，長途旅行難免消耗體力，傷精勞神。一路上，景懷兄照顧啟老，真是無微不至，勝過親生子女。近 16 小時的飛行，奇怪的是啟老一路並無倦意，到達後也無時差反應。我以為這要緣於啟老對這趟遠行的期盼，他要去目睹一批失散海外多年的中華瑰寶。聽景懷兄說，老人寫作不分晝夜，有時半夜忽生靈感，想到佳句雋文，隨即披衣下床伏案書寫，事畢躺下照睡，毫不影響次日正常的工作與生活。

老人在這以前到過日本、韓國，還未去過歐美。在常人眼裡，訪問美國，定要親身體會美國的現代化文明；遊覽歐洲，必要欣賞璀璨的西方文化，尤其是文藝復興以來的鉅型雕塑、著名繪畫和建築藝術。而在啟老則不是，老人自幼即耳聞中華文物瑰寶多有流失異國他鄉，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於親眼目睹收藏在歐美的這些精華極品。

所以紐約的高樓大廈、繁華景致、自由女神像、世貿大廈宏偉建築等等，都不吸引老人的注意，只不過是曾經到此一遊而已。在華盛頓，也曾去瞻仰過華盛頓、林肯紀念堂，那也只是匆匆一走而過。但是，在國會大廈外的草坪上，啟老倒被幾隻小松鼠迷住了。這些渾身發著銀藍色閃光的小精靈，肆無忌憚地竄來竄去，實在越看越有趣。老人駐足不前，不願離去。原來啟老生肖是鼠，一生極愛小動物，幼時餵養過小松鼠，藏在袖裡懷裡，亂竄爬動。上了年紀後，這種喜愛與樂趣更為濃烈，所以看得樂不可支。

在美國主要是看書畫。老人清楚地知道，哪幅名畫在哪個博物館。在紐約大都會、華盛頓弗利爾和波士頓等地的博物館，主持中國文物部門的漢學專家們，久仰啟老、王老的大名，所以當二老抵館時，都在門外階下迎候，畢恭畢敬地把客人讓入內廳。

他們預料啟老想看的書畫早已準備就緒。寬大的長方展檯，潔淨的檯布鋪蓋其上。手帶白手套的展示人，輕舒畫卷，用木製鎮尺

壓住兩端，注視啟老靜聽評說。那份恭謹誠摯猶如蒙童學子在塾師面前。這時的啟老，已進入人生藝術的極大享受之中。遇到真跡神來之處，啟老總是輕叩案檯，豎起大姆指連聲道好。展示人大都是懂漢語的專家，聽到啟老的讚評，顯得十分激動和得意。有時主人就書畫的疑點向啟老請教，啟老總是不厭其詳地向他們一一解答。這時的賓主，都已進入了忘我的藝術境界，連我這個不懂書畫的檻外人，也聽得津津有味。偶爾也會見到一、兩幅大家名作，但其真偽存疑啟老就不多言語了。主人會意，輕收畫卷，另取他件。

啟老一行在紐約、華盛頓、波士頓、費城所看的書畫，多半是宋元明和清初大家的極品精品。還在著名收藏家王已千先生家，觀賞了北宋武宗元繪製的《朝元仙杖圖》絹本白描水神仙長卷，啟老為之神往，讚賞不已。這幅長卷，與徐悲鴻大師的得而復失，失而復得的至愛——《八十七神仙卷》齊名，是舉世聞名的極品。閒談之中，啟老既感嘆我中華文物流失異國他鄉之可悲，又十分讚賞“洋人”對我中華文物瑰寶之尊重愛護，幾無微不至。啟老，悲耶？喜耶？

跟隨啟老參觀訪問，長知識，開眼界，又是樂趣和享受。

老人極其風趣，當老人進入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大廳，見到壁上懸掛著幼時過年家中才供奉的，補掛朝珠的老祖爺和鳳冠霞帔的祖奶奶容像時，笑說：“我們扔了的老祖宗，倒被洋人捧回家當了‘祖宗’”。

話是調侃，卻發人深思。

了卻宿願

在倫敦大英博物館和大英圖書館，啟老一行主要看敦煌秘藏的唐人寫經卷。

由於藏量豐富，館方的收藏、保管及展示，都不如美國博物館那

樣精心。但啟老還是為那些 1400 多年前的紙墨筆硯工藝之精湛叫絕不已。沒有那樣的好紙好筆好墨，絕對寫不出能保持千百年完整而又不變質的墨跡。同樣，若沒有那些無名書法家，以極其虔誠的心態和畢生精力專一寫經的佛門弟子道家信徒，是寫不出那麼雋逸入神小楷書法的。唐代大書法家輩出，冠絕後世，為後代的書法家奉為經典楷模，是盛唐經濟的繁榮昌盛和宗教文化高度發展的明證。

訪問英國之後，來到巴黎。

啟老到法國的目的是，專注於兩件“黑老虎”。它們是老人家自幼學書便心儀已久渴望一睹的碑拓，眾所周知珍藏在巴黎國家圖書館已近一個世紀。

“黑老虎”之名，是書法家們對碑拓極品之稱謂。這兩件是唐太宗書《溫泉銘》和歐陽詢書《化度寺塔銘斷簡》之碑拓。這兩片碑拓並不稀奇，書店坊間就能買到，日本二玄社出版的《敦煌書法叢刊第一卷拓本》上就有。但巴黎圖書館所藏的，卻是世上孤本，即唐代最早刻碑上石的拓本。後來原碑毀於兵火，照其拓本重刻。一千多年來，被毀重刻，再毀再刻，已失其真髓。獨此二件是原拓。千年來藏在敦煌，封置於密室，未遭兵火，兼之窟洞乾燥，拓本保存完好，成了稀世珍寶，也成了啟老畢生夢寐以求一睹的墨拓。

記得是週四到達巴黎，入住羅浮酒店後，即電我國駐法大使館文化處，請他們協助聯繫巴黎國家圖書館。因為這樣的文物，通常不對外展覽。我們利用等待通知的空閒，於次日上午驅車赴羅浮宮參觀。羅浮宮對一般來法國觀光的遊客來說，是首選必去的地方。那時我們公司有個駐法巴黎代表處，代表是車耳夫婦。這對夫婦也是文化人，特別歡迎啟老一行的到來。但當時公司還有另一代表團在巴黎，車耳夫婦既得接待他們，又不願意失去這一親近啟老的機會，於是，兩夫婦輪流陪伴啟老作導遊。

羅浮宮，名不虛傳，間間展廳，金碧輝煌，四壁懸掛著在世界

名畫集上見過的大師級鉅幅名作，像大衛的拿破崙加冕、安格爾的大宮女等等。展廳中間，則是一個接一個的大理石雕像，或存放在玻璃罩內的小件展品。真是琳琅滿目，目不暇接。

展館太多太大，車耳怕老人行走乏力，特地向展館租了一輛輪椅，供啟老乏時坐坐。但被啟老婉拒，只好空推輪椅跟著我們走。眼看快到中午，偌大的羅浮宮才看了一小部份。我們不得不請啟老坐上輪椅，這樣可以快速前進。幸好此時啟老並不拒絕，這倒不是因為老人家走乏，而是對展品的興趣不大，坐上輪椅反倒可以跑馬看花。我向啟老建議再看兩個景點：一是達·芬奇的蒙娜麗莎油畫，一是希臘維納斯雕像。啟老說好。車耳則是熟門熟路，領著我們很快到了油畫和雕像前，還為啟老照了相。啟老說：“行了，我們完成了任務。”我心裡明白，啟老是身在羅浮宮，而心向“黑老虎”。

事後閒聊，方知啟老看得並不馬虎，而是看出了門道。這裡展出的那些鉅型大幅油畫，相當部份是人體寫實。老人家說，終於明白了：徐悲鴻先生之大幅作品以愚公移山、傒我后、伯樂相馬、田橫五百士為主題，只有這些主題，才能體現人體繪畫的技巧，才能展示他在法國學得的學院派風範的心得和功力。

寥寥數語，啟老真的把我們心中模糊的認識點明了，而我們幾次參觀羅浮宮，怎麼都沒有領悟到呢。

週末的巴黎，街上車少人稀，巴黎人都去了鄉間度假，我國駐巴黎使館文化處杳無音訊，連人都找不到了。看來拜觀“黑老虎”將成泡影。無奈之下，只好唬弄啟老，說我們仍在積極聯繫，請老人家靜候佳音，並建議先去凡爾賽宮散散心。於是兵分兩路：車耳駕車陪同我們去凡爾賽，而其妻小金留在酒店與各方聯絡。

車行一路，啟老面色凝重，一言不發，我們也不敢多話。一路沉默，到了凡爾賽宮。王老、熹年先生夫婦先後下了車，準備隨車耳進入參觀，但啟老不下車，說要留在車上等我們。多虧車耳善於

應變，囑我陪同王老一行參觀，他則留在車上陪伴啟老，等候小金的回音。看來只能如此。

我陪著王老、熹年兄夫婦匆匆遊覽了宮內主要景點，不足兩個小時就返回停車場，惟恐啟老等得心煩。說也奇怪，車上一老一少，談得津津有味。啟老面帶微笑，很滿意有這樣一個知書識禮，討人喜歡的小伙子與他作伴。後來車耳跟我說，這次車上對話太有意思了，太長見識了，是他終身難得的機緣。

我們回到酒店，仍無頭緒。小金十分焦急，啟老再度陷入沉思，大家坐在酒店大堂咖啡廳不再言聲。

其實，收藏“黑老虎”的巴黎國家圖書館，與羅浮酒店近在咫尺。人到了巴黎，卻無緣得見，好不讓人失望。車耳要招待另一代表團，熹年先生夫婦眼看無望，不想喪失這拍攝巴黎名建築的機會，都先後離去。就留下啟老、王老、景懷兄和我。小金仍在作最後無望的努力。午飯大家不想吃，也沒有胃口，天又下起了毛毛細雨。絕望了，完全的絕望了。

那年小金到法國不久，法語並不熟練。她跟我商量，直接打電話給巴黎圖書館中國部，試試最後的運氣。人說絕路逢生，從這件事上說我信。小金用結結巴巴的法語，通過查號找到圖書館，跟著接通了中國部的電話。我想這是一槌子買賣了，亮出底牌試試看。我讓小金直接講，有位從中國北京來的教授想看碑拓。對方用漢語問，是哪位教授？我跟小金說，“說，說，快說，啟功教授”。片刻間，愁眉苦臉的小金臉上綻露出笑容，說：“成了！對方歡迎，下午三點在圖書館等候啟先生。”話音甫落，啟老咧嘴笑開了，王老也樂了，景懷兄和我如釋重負。這時已是下午二時，大家方感饑腸轆轆。我建議立即午餐，準備出發。啟老說，午餐不吃了，現在就走。我說時間還夠，吃了去不遲，啟老同意。於是在羅浮酒店旁一家日本小餐館，一行五人每人要了一碗烏冬麵，匆匆吃完。那個

香甜，遠勝過魚翅湯。跟著向酒店借了兩把雨傘，景懷兄攬著啟老，我撐傘護著王老，小金著風衣在前引路。從酒店右側沿著人行道，淋著細雨走了不足廿分鐘，便到了赫赫有名的巴黎國家圖書館。

這是星期六下午，館門已閉。小金通過傳達室再次與中國部通上電話。等了約五分鐘，裡面走出一位年約 60 歲上下中等身材的法國婦人。她用不純的漢語問：“是啟功教授嗎？早聽說過您。歡迎，歡迎。”引著我們進入樓館地下一間收藏室。這時，圖書館內已經空無一人。這位穿著樸素舉止文雅的老婦人，輕輕一一握手，便讓我們圍坐在一張圓桌旁，講了幾句很得體的歡迎的話，並抱歉地說，同事們都下班了，連杯咖啡都不能招待諸位。我心裡話，能給看已經感激不盡。接著，她慢斯條理地，從內室取出了啟老期盼了大半生的二片“黑老虎”拓片，一一展開。啟老一見，雙眼放出了十分喜悅的光彩。見他再次頻頻以指叩桌，豎起大拇指，連聲道好。《溫泉銘》和《化度寺塔銘》的上下邊紙，已呈暗黃。拓片上端，有法文編號 Pelliot chinois 4508. TOUER-HOUANG（大概是敦煌）；下端紙上，還有幾處兒童亂塗的毛筆字，但帖身黝黑有光澤，字體清晰呈暗黃色。《化度寺塔銘》是兩張 14×10 釐米的方塊拓片，共 39 字，其中有三、五個字已模糊不清。上端暗黃紙上，有 pelliot chinois 4510 編號。啟老、王老反復看《溫泉銘》和《化度寺塔銘》，愛不釋手，驚歎不已。那位法國婦人侍坐一旁，默不一語。她哪知道，這兩件“黑老虎”，此時在兩位來自東方的學者心中是五味雜陳。

時光飛逝，一會兒已是午後四點半鐘。王老提示啟老，時間差不多了。啟老這才猛然醒悟，連聲道謝。起身時，仍目不轉睛地看著那兩片“黑老虎”，像在告別自幼被他人領養的親生兒女，乍見又別，依依不捨，箇中滋味，難於言喻。那位法國婦人面帶微笑，徐行慢步把啟老一行送到門口。其時已近下午五點。歸程途中雨已停歇，啟老餘興未盡，連聲說：“不虛此行，不虛此行！”

次日啟老一行即搭國泰航班返抵香港，在港又逗留數日。其間，始終保持著愉快欣悅的心情。在與智健先生會晤時，談到了觀賞“黑老虎”的過程和感受。此外，還提到在智健先生的安排下我們一行從紐約飛倫敦，乘坐了二倍超音速的協和式飛機。七個多小時的航程，縮短到三小時，領略到了 20 世紀最先進的空中交通工具之快捷舒適。

王世襄老人回京後來信說：“環球一周匝，飛蒞三大洲，飽覽美英法都城名勝，諦觀唐宋元書畫劇跡，恣意賞心悅目，盡興盡情，人生快事，孰勝於斯”。

我想加一句自己的話：“有幸作陪，得近前輩，敬聆教誨，受用終身。

“大的快樂來自對美的作品的瞻仰。”啟老和王老此行溢於言表的喜悅，生動地詮釋了古希臘哲學家德謨克里特的這句名言。

這一路之上，我總是在想：啟老同輩學者，勤奮終身，鍥而不捨地學習、研究中國文化，探索華夏文明，必有其動力與根源。

我曾經看過一本書，提到清末民初文化怪傑辜鴻銘老先生。他生於南洋，長於西方，自幼在西歐讀書，遍歷歐美諸國，精通近十國文字。30 歲以後回國，從識漢字起，最後精讀四書五經，並把四書譯成英文。

他曾經用比較法談到中國文化。他在《中國人的精神》書中寫道：“要懂得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文明，那個人必須是深沉的、博大和純樸的。因為中國人性格和中國文明的三大特徵，正是深沉、博大和純樸。”接著，辜老先生又用他的比較法進一步闡述，寫道：“美國人發現要想理解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文化是困難的，因為美國人博大、純樸，但不深沉。英國人也無法懂得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文明，因為英國人又一般說來深沉、純樸，卻不博大。德國人也不能理解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文明，因為德國人特別是受過教育的德國人，一般來說

深沉、博大而不純樸。”辜老先生曾經在日本講學三年，但他沒有分析日本人的特性以及日本人對中國文明的態度。

我沒有學識和膽識闡述中國文化，只能借用辜老先生的這六個字，即“深沉、博大和純樸”，來解釋啟老和同輩人的為學與做人了。

揚州情結

凡與啟老有過接觸的人，都願意親近他、敬重他、喜歡他。上了年紀之後，登門拜訪他的人幾至門庭若市。有的是慕名只求一見；有的則是索求墨寶，進了門，死乞百賴，不達目的誓不罷休。老人不勝其煩，無可奈何，只好在門上貼一紙，上書：“大熊貓病了，謝絕參觀”。但是，在2002年春，揚州市領導特請啟老和另幾位專家到揚州作文化旅行，啟老則欣然應承，原來老人家對揚州有段特殊情結。此行的重頭戲是啟老講學。我建議他談談“中國文化與揚州”。

那天上午九時，賓館大廳已是座無虛席。啟老徐步登上講壇，沒有講稿，沒有卡片，在熱烈掌聲中啟老開講。首先是自報家門：“我名叫啟功，無姓，說姓啟名功也可以。”一陣笑聲與掌聲引來了聽眾情緒的活躍和專注。接著說：“我是滿族人。在中國，過去滿族和其他民族都被統稱之謂胡人。所以我是胡人，我今天的講話就是胡說。”又是一大陣笑聲掌聲。啟老微笑，擺擺手，全場寂然。於是啟老從揚州在五千年歷史文化上的地位入手，很自然地進入春秋戰國，先秦文化，楚漢相爭，東西兩漢、兩晉，隋唐……。談史中，夾敘文字、文學、經史之演變。這時廳內鴉雀無聲，坐席上和兩側站立的聽眾，靜聽啟老以生動而又通俗的語言敘述中國文化的演變，全神貫注地徜徉在歷史文化的長河中。一個小時過去了，啟老還在闡述歷朝歷代的文史的演變。我擔心，甚麼時候老先生的話題才能回到揚州。接著清王朝入主中原，話題一轉到了康乾盛世，書畫界出現了標新立異的“揚

州八怪”—— 啟老在不經意間，把聽眾帶回了揚州。

說起揚州，無人不知有“八怪”。啟老的演講，對八怪只一帶而過。而著重講，18世紀嘉道年間的著名哲學家、文史學家、經學家：汪中、容甫先生，推崇其對史學的貢獻，讚賞其敢於肯定荀墨學說，批判獨尊孔孟之道治世的得失。順便提到，被稱之謂揚州學派的阮元和高郵（屬揚州市）的王念孫、王引之父子在文史和經學訓詁方面對中國晚近文史方面的學術貢獻。啟老的講學終於回到了揚州，把中國文化與揚州緊密聯繫起來了。近兩個小時的演講至此結束，聽眾報以熱烈經久不息的掌聲，似乎還沒有聽夠。講演期間，啟老一直站立，主持人請他坐著講，還引起了老人的不高興。講壇上放的一杯茶水，沒有動過。足見其演講之專注，邏輯之嚴密，語言之生動，功力之深厚。

次日，啟老又請揚州市委宣傳部長趙昌智先生嚮導，在一偏僻的鄉間找到了汪中先生墓，親去拜謁，鞠了三躬。

前些時我又讀《啟功口述歷史》，才知道啟老之鍾情揚州，還有一段隱情。原來啟老青年時，從掙來的第一份薪水中，拿出一圓銀洋買下的書，便是汪中著的《述學》。汪中少孤，在《述學》一書中有很多遺孤思親的詩詞，引發了具有同樣人生經歷和感受的啟老的共鳴。啟老曾給我寫過一個橫幅，正是汪中的詩“頌父琴臺銘”。

由此可見，我們揚州先賢汪容甫先生，在啟老心中的地位。

啟老自揚州回京後，送了我一件墨寶——粉紅灑金宣紙橫幅。橫幅上，以行楷體書寫了他的舊作七律一首，抒發他幾次到揚州的感慨。詩曰：

千里南來訪鶴銘 長橋飛跨大江橫
河聲嶽色尋常見 一到金焦眼倍青
巍然歌吹古揚州 歷歷名賢勝跡留

劫火十年燒未盡 綠楊絲外夕陽樓

啟老墨寶已經裱裝成橫幅，掛在家中客廳正中，作為我京寓的鎮宅之寶。

自撰墓誌

啟老愛說笑話，語言生動、風趣、幽默又富哲理。愛調侃，更愛自我調侃。

老人家於 66 歲時寫下《自撰墓誌銘》：

中學生、副教授。博不精，專不透。名雖揚，實不夠。高不成，低不就。癱趨左，派曾右。面微圓，皮欠厚。妻已亡，並無後。喪猶新，病照舊。六十六，非不壽。八寶山，漸相湊。計生平，謚日陋。身與名，一齊臭。

這一自撰墓誌銘，既是別開生面，又是自我調侃，更是道盡了老人辛酸的一生和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

銘中的“派曾右”得從老人的畫作說起。

讀《啟功口述歷史》，見到啟老小學三年級時繪製的一幅設色雙鉤“秋菊”圖，已是意想不到的令人驚訝。以後啟老師從兩位著名山水畫家，更臨摹溥心畬畫作。啟老成年後的青綠山水畫，完全宗法四王，其佈局、筆墨、色彩、皴法乃至意境，已經到達相當高的職業畫家水平，所以葉恭綽先生請他參加北京畫院。啟老對前輩的推薦敢不從命，到頭來卻惹來了大禍。

截至反右運動開始，啟老在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教學已經多年，循規蹈矩，兢兢業業，照啟老自製的箴言“學為人師，行為世範”教學處世，與右派沾不上邊。而在畫院，由於領導未能完成上級下達的劃右派指標，竟拿客座的非職業畫家啟功先生湊數，完成了任務。

這真是天大的荒唐與冤屈！

為此，葉恭綽老先生對啟老懷有十二分的歉疚，從此啟老不再作畫。改革開放之後，偶爾應友人請求只畫松、蘭、竹、石，以松喻其勁挺，以蘭示其孤芳，以竹比其節操，以石之堅來表明自己的心跡。

宅心仁厚

啟老談書畫，從不議論當代書畫家的作品，都說好，很好。老人家的笑話、調侃從不失其忠厚的天性。

有次在建外大街某大廈餐畢，見到大堂一家文物精品商店，門列幾幅書畫，最醒目的便是署名啟功的條幅。連我這樣的外行人都能看出，這是假冒偽劣的贗品。同行入跟啟老說，這兒有您的條幅。啟老瞥了一眼，並不計較，莞爾笑道：“他寫的比我好。”大家更是一樂。

在巴黎，有很多溫州人開設的中國餐館。有天中午，我們選了一家潔淨、寬敞的餐館。進門迎面高懸一大橫幅。從其氣勢雄渾，結構張揚，筆劃時斷時續的字體，一望而知是當代一位著名畫家的手筆。橫幅白底黑字，上書“中國妥”三個大字。我們幾個看了不由得哈哈大笑。啟老也樂，連聲說：“妥、妥，真的是妥。既然妥，何必出走；既然妥，就早點回來吧！”話雖調侃，卻流露出憐才惜才之意。

幾年前的一個春節，我和車耳去北師大紅樓給啟老拜年，車耳此時已是單身。原來他父母到加拿大探親途經紐約，在兒子家裡小住而為兒媳不容。車耳不忍父母受辱與小金理論，雙方互不相讓，推推搡搡。車耳在情急之下揮以老拳，究竟誰是先動的手，已是清官難斷。小金即時報警，招來警察，車耳被拘，帶上手銬，關了兩天兩夜，嚐到了美國拘留所的鐵窗滋味。幾個月後法院判決，妻子得到了一紙“保護令”，從此車耳再也不能回家，婚姻就此解體。可憐的車耳在“保護令”的法威下，只能在學校門外含淚遙望女兒的背影。啟老一

聽哈哈大笑，說：“我親筆給小金寫封信，包你小倆口重歸於好。”我們聽了都樂，未曾想到啟老的心地是那麼的天真、善良、純樸。老人家總是以自己的心態來衡量世人，以為世人都是與他老人家同樣的心態對人對事。

《啟功口述歷史》中，有相當的篇章談到他那位賢德的章佳氏夫人。還有多首悼亡詩，情真意切，催人淚下。其中尤以《賭贏歌》最為出色動人。詩句都是大白話，又都是至情至性的大實話。老人家以為，世上夫妻都應該像他與夫人一樣相敬如賓，相濡以沫，一生一世，甘苦與共，即有小小口角也是床頭吵架、床尾和。老人家以為，他親自出馬，便可以讓車耳夫妻重歸於好。殊不知美國的現代化文明，在短短一年多時間，已經把文靜纖弱的小金改造成了無情無義、天良殆盡的所謂的現代女性，把丈夫送上法庭，把公公婆婆趕出家門，險些流浪街頭。也正是這樣的標榜民主、崇尚人權的新思想，把中國的傳統文化、倫理道德、行為規範，衝擊得所剩無幾了。

後來車耳告訴我，他為此還又去拜見啟老，請老人家千萬別寫。若已寫，把信交給他，由他複印寄出，原稿作為墨寶自己留下。因為他已無法追討啟老當年給他寫的留在紐約寓所的條幅。

遺澤人間

啟老帶著世人對他的崇敬、仰慕、愛戴離開了人世。

他帶走了滿腹經史子集，智慧才華，卻留下了高尚的人品，淵博的學問，大量的著作、書畫、手稿和後代人對老人家不盡的緬懷。

啟老是 20 世紀中國文化人的苦難歷程的縮影。他的高壽給他迎來了如《口述歷史》第五章所講的“遲到的春天”。畢竟啟老是有福的，他晚近的 30 年裡，創作出了他所學所知一篇又一篇的光輝作品，

豈是一個著作等身能以概括。老人家生前得到了應有的尊敬，也享受到了天倫之福。

老人家的內侄景懷、鄭喆夫婦，照中國傳統美德為啟老養老送終，竭盡人子之責。景懷夫婦未照老人家自撰墓誌所示的“八寶山，漸相湊”，而是將老人家安葬在萬安公墓，與曹禺、常任俠、陳半丁、王雪濤、孟森、姜椿芳等文化人、書畫家為鄰。景懷、鄭喆夫婦還為老人營造了一座十分別緻的墓塚。一方黑色大理石，橫臥在三平米見方的墓地上。石上鐫刻啟老自撰自書的《墓誌銘》。豎碑，則是一方大石硯。硯心刻有啟老手書“啟功”二字，下列橫書啟老生卒年月。再下為夫人章寶琛名及其生卒年月。硯之背面，右刻啟老先祖康熙皇帝手書“一拳之石取其堅，一勺之水取其淨”。左刻啟老恩師陳垣校長手書“元白用功之硯”。

相傳這方名為淨堅居的硯，是康熙皇帝用過的。老人家半輩子用堅淨居之硯的濃墨，道盡了人世滄桑，甜酸苦辣，也譜寫了平實卓絕的詩詞文章。

這樣的墓葬安排，應該是符合老人心願的。也讓子孫後代知道：這裡長眠的是，廿世紀中國文壇的一位風華絕代而又默默耕耘的大學者、大文人。

景懷夫婦在老人生時，人前人後習慣地稱老人為“老頭兒”。這一年來與他們在電話上交談，每提及啟老，他們既不稱姑父，也不稱“老頭兒”，而是稱“啟先生”。旗人講究禮數，景懷是滿族章佳氏。啟老生時，稱老人家為“老頭兒”，是親；老人謝世後，稱老人家“啟先生”，是敬。

景懷兄已經提前退休。他和啟老的衆多弟子，眼下正忙於老人遺下的大量手稿、題跋、文章、詩詞、繪畫、圖籍的整理、編輯、出版工作。他們認為，以這樣的方式才是對啟老最好的紀念。

學者、文人的稱號不足以概括啟老的學識、為人。一般聞啟老大名的人，只知道啟老是書法家，因為啟老是中國書法家協會會長，他的墨跡在各大城市都可見到。稍有文物知識的人又都知道啟老是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委員，是大鑑賞家。一般人多認為，書畫鑒定就是鑑別書畫的真偽優劣，像“家有寶物”電視欄目，先判真偽，再估價目。文物鑒定是一門涉及許多學科的學問。啟功先生正是一位集古典文學、文獻學、古文字學、書法史於一身的大學者，本人又是一位傑出的書畫家，而且瀏覽過大量古書畫精品，熟悉歷代書畫家的筆意技法和時代風格，所以啟老的鑒定文物已是一門獨特的學問，連他本人都承認在自己衆多成就裡他最看重的便是文物鑒定。沒有深厚的文化功底，鑒定文物充其量也只是一名書畫商人。文物反映那個年代的經濟、政治、文化的面貌和特徵，是衆多知識、技巧、藝術、學問的結晶，是無可取代的。啟老鑒古從不論價。已故的前上海博物館副館長老同學汪慶正兄和老朋友王立梅女士都跟我談到過成功地從美國收購《淳化閣帖》存世最善本的故事，他們說啟老於1996年見到《閣帖》，喜出望外，鑒定為存世最善本，說一定要搶救回來，至於要花多少錢，這不是他的事。

從啟老現正出版的著作看，其題材涉及面之廣，舉凡古文字學、古漢語、經學、史學、古典文學、文獻學、哲學、宗教、語言、書畫、詩詞、歌賦幾無所不曉，無一不精。統而言之稱啟老為國學大師，當之無愧，而且在當代又是絕無僅有的國學大師。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

後生晚輩想寫點東西緬懷啟老，如涓涓細流之望大海，沙丘土阜之仰泰山，是很不自量的。所以只能點點滴滴地追憶一些趣聞往事，記下來留在心底。